

迎春曲

王希堅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迎春曲

王希堅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書號 685 文學 144

迎 春 曲

著 者 王 希 堅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10 7/8 插頁 2

字數 203,000

定價 (6) 0.95 元

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80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8號

內 容 提 要

黨員中人（共產黨員）李興杰，回到故鄉，見到很多事情都起了變化。特別引起他注意的是少年時代的夥伴，村裏現任的黨支部書記周立文，也起了變化。他深入了解後，才知道原來周立文所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存在很多問題，周立文自己則隱工入社，進行剝削。村裏其他不跟他走的支委和積極分子受到了打擊和壓抑。李興杰就和周立文展開了激烈的鬥爭。這時縣委書記盧子平下鄉來檢查工作，並發動羣衆檢舉壞人壞事。周立文恐慌萬分，一面千方百計打擊李興杰，一面企圖毀物滅跡，串連富農分子周海，把自己的麥子、棉花運走，並縱火燒掉自己的儲藏間。不久，村裏進行整黨，黨員和羣衆在整黨中受到很大教育，階級覺悟大大提高，認清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，決心走社會主義的道路，壞分子周立文及富農分子周海均被清洗出黨。合作社又重新整頓，李興杰被選爲社長，羣衆的生產情緒也大大地提高了，以新的勝利，來迎接欣欣向榮的春天。

李興杰離開醫院的時候，野外的田隴上還到處積着一片片的殘雪，可是當他在回家走着的這一路上，天氣却眼看着一天比一天暖和起來了。

渤海沿岸白茫茫的大平原上，剛下過一陣新雨，暖呼呼的南風輕輕地吹着，一天兩天又把地面吹乾了。路在腳底下踏着特別鬆軟，風兒吹過來，又柔和，又帶點潮濕的味道。枯乾了的草莖兒，還帶着嚴霜的痕跡，在地上滾着，跑着，糾結成一團團的草球兒，像是要跑到很遠的地方去躲起來似的。早晨小河裏還掛着薄薄的水花，水底下的水却透出一種幽暗的綠色來。小鳥兒在樹叢裏不很大胆地叫兩聲，又歪着小頭，聽聽自己的聲音，然後狡猾地躲進樹叢裏面去。——無論在哪裏，都有一種春天快來到了的新鮮的感覺。那些平頂的小房子旁邊，一棵兩棵的榆樹或者柳樹，遠看時，也蒙上一層薄薄的淡黃色的霧氣，像有點兒要發綠的意思了。

這種天氣，正和李興杰心裏懷有心事一樣地變化不定。

他越走近了家，腦子裏所想像的家鄉的影子就越清楚具體，可是越清楚具體了，他又越覺得自己的這些想像是一點也靠不住的。離開家鄉整整四年了，他能想像些什麼呢？家鄉，不過是四年前的老印象，無意中又加上一些各地方所見的新鮮東西，拼湊起來的一個影子罷了。

但是他不能使自己的腦子停住不去亂想這些事，越走得離家近了，他的心裏越發火急起來。彷彿天氣的變暖，樹枝兒的發綠，都是暗中在和他競賽，都是有意要搶到他的頭裏去幹什麼似的。他在走累了的時候，常常揉搓着自己腿上的瘡疤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打仗，算是不行了，難道在後方幹點什麼，也跟不上趟嗎？」這樣一想，心裏就彷彿冒出一股彎不住的勁頭兒，真的叫他去搬山倒海他也敢點點頭哩！

可是，最使他心裏煩躁的，是他在醫院裏接到的他的剛出嫁的妹妹的那封信，信上影影綽綽地說，父親現在退出了農業生產合作社，準備和什麼人搭棚幹一年，也沒說明是什麼原因。他想：他父親在村裏是個出了名的老實人，人家常說：「悶死別人，彎不出他一句話來。」有個人朝他大眼瞧瞧，他就吓得趕快溜到家裏躲着。」可是爲什麼會退社呢？這實在是料想不到的。聽說全莊除了三四家以外都入社了，他退出來能和誰搭棚？這不是越老越糊

塗了嗎？

李興杰在病牀上讀完了他妹妹的那封信，半天沒說一句話，後來，從枕頭底下摸出幾個月沒用過的鋼筆來，當時一口氣就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回信寄給他父親。信是馬上發了，以後想來想去，心裏却又有點猶豫起來，父親看了這封冒冒失失的信會怎樣想呢？這樣寫在方法方式上也許有點兒不大對頭吧？每天每天，這個思想總不知多少次鑽到他腦子裏來，以至於他把寄出去的信裏所說的話，無意中又在自己心裏一句句都背熟了。可是也很難給自己下個斷語，到底是該不該這樣做。這種思想纏繞着他，更使他急於要回家去看看。

他是個直性的人，向來作事不喜歡猶豫豫豫的。在部隊裏那些斬釘截鐵的小伙子們中間，他也是頂爽直俐落的一個。現在他恨自己忽然有了這種思想後猶疑不決的作風。有時候懷疑這是自己身體不行了的緣故，但是他又不願意使自己這樣想。後來，他肯定了這是因為自己脫離開工作太久，在醫院裏待長了的緣故。他越想越覺得這是唯一的原因——只要讓他出院，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工作讓他作了，不管是回到部隊，或者到農村去，他想像着，那種生龍活虎的勁頭兒，馬上會回到他身上來的。每每想到這裏，他就更渴望着出院的日子。

「到哪裏去都行，哪裏都是黨的工作，這一點我早想通了。」當幹部科的同志滿懷同情

地向他徵求意見的時候，他慷慨地這樣回答了，並且竭力使自己臉上不表示出一點軟弱的樣子。可是在那一剎間，他心裏是多麼懷念着部隊啊！

當上級告訴他決定要他復員回家鄉去的時候，他心裏已經冷靜下來了。他的確一點也不失望。以前想着家的時候，彷彿那是一個庇護自己、溫暖自己的小窩巢，現在在他心裏，家已經像是一個另外的地方了。他想像着：會有許多以前自己不知道或者從來沒注意過的事情；會有許多釘子要等着他去碰，可是他能把這些釘子一個一個都拔掉的。他竭力地想，但是總不能想得很具體。譬如說，他回到家裏，熟人們會用怎樣的眼光來看他？會向他提些什麼問題和要求？現在都是不能想像的。他倒喜歡這樣，他盼望的就是有一個新的或者是困難很多的環境來試試自己的力量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也像在部隊裏單獨出發去偵察的時候一樣，懷着那種緊張的激動的心情，期待着隨時會發生的突然不意的戰鬥。

遠遠望見了那稀稀落落的樹梢，還是像四年前在家裏看見過的那樣，孤零零地從堤壩後面探着頭，天空也還是像自己記憶裏一樣的那種灰濛濛白茫茫的顏色，李興杰意識到離家不遠了。他心裏似乎安靜了一些。現在只剩下一個念頭，——很快就到家了，到底家鄉是成了什麼樣子，馬上就會看到了。他的心彷彿已經飛過那擋住視綫的矮矮的堤壩，已經够累了，腿腳，不知不覺中步步加快起來。

等他稍微有點吃力地爬上那個小堤壩以後，一幅熟悉的像畫一樣的小村莊的景緻，突然在他眼前展開了。他甚至有點奇怪：「還是和以前一樣啊！爲什麼沒有一點變化呢？」這是湧上他心頭的第一個想法。他馬上從那一方的平頂小屋當中，找到了自己家的屋頂，並且他看到了院子裏那棵並不太高的小榆樹的枝梢兒。一陣風迎面吹過來，也像是帶着一種特別熟悉的味道。「這就是到家了嗎？」他有點不大願意相信似地這樣想着。

爲了使自己進村時樣子不要顯得太疲累，他在堤壩的高處選擇了一個土墩子，慢慢坐下來，用手巾擦擦臉。這時候他的心情，正像一個小孩子把糖果放在口袋裏，用手撫摸着，捨不得馬上放到嘴裏去似的。他願意先從遠處仔細看看自己心愛的家鄉，把要想的許多事情先從從容容地想一想。

他眯着眼睛打量着那條彎彎曲曲的小路、那座小橋、那些樹梢和樹梢後面露出來的矮矮的烟筒，連樹上面那個喜鵲窩都是他所熟悉的啊！

在他面前站着一棵細細的有鵝蛋那麼粗的小柳樹，隨風搖晃着，引着他的眼光由遠處移到近處。猛然他記起正是四年前他臨離開家鄉的時候，也曾經在這個土墩子上坐過一會兒。他看見了堤壩前面稀稀落落的一排小樹，那是他們兒童團和青年們一起栽上的。當時都是選的一樣大小的樹枝兒，現在却有許多地方缺棵了，也有長得特別快的，已經能够遮住人。在

這些高高矮矮的小樹中間，他彷彿又看到了自己的腳跡。

這時候，一個熟悉的女孩子的影子，在他腦子裏浮現出來，那是周立文的妹妹周愛鈴。他還清楚地記得，在給他送行的人們中間，送得他最遠的一個就是她。直到別人都回去了，他們兩個還在這裏坐了好一會兒，甚至那時候他們隨便談過的一些片段的話，現在還能記得起來呢！

「將來全國都解放了，我看還是——」

「還是什麼呀！」

「還是咱們這平原地方好呀！」

「怎麼好呢？」

周愛鈴好像不好意思似的，待了一會兒才說：

「可以開拖拉機，成立集體農莊，可以進步呀！」

……………

李興杰想着想着，自己偷偷笑起來：「看，我怎麼記得這樣清楚呀，這些小事情都像是昨天剛發生的一樣。」

他的思想又飛快地從四年營中閃過，一股溫暖的感覺在他身體裏騷動不安起來，有個意

外的問題迷惑着他：周愛鈴是不是可能愛着我呢？我難道不是很愛她嗎？……好奇怪的念頭啊！

四年來他沒有時間來考慮這類問題，現在心裏的愛情像春天的花草一樣偷偷地發芽兒了。他回想着，每次家裏寫信給他的時候，也總是常常提到周愛鈴，說她長得更高了，更能幹活了等等。他看了，就想念起那個黃頭髮的，不大喜歡說話的，眼睛總是笑微微地睜細着，帶一點酒渦的小姑娘。平常不大和別人玩，總是高興和他在一起玩，一起跑，他常常喊她「小家雀」的。那時在家的時候，他才剛剛十八歲，而她才到十五歲哩，都是小孩子罷了！誰想到在這樣一個偶然的時候，這種一向彷彿是睡在心裏的思想，竟會突然地醒覺過來；而且立刻佔滿了他的整個的心，像是一個考慮過幾千遍的，在心裏深深地扎了根的思想一樣。

一個無心的走路人，有時候在走了許久之後，才忽然發現路旁都是很美麗的風景，這時候記憶中的一切沿途的印象，原來覺得是平淡無奇的，也都突然帶着新的色彩又活轉來，天地也都變成另一種樣子的了。就在這一剎那，李興杰深深相信他們兩個的關係不是一般的年輕人打打鬧鬧的關係，他們是早就互相愛着的。雖然四年來他們沒見過面，也沒通過一次信，但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也不可更改的了。

「一定要好好找她談談。」李興杰心裏這樣想，不知爲什麼一下子從土墩子上站了起來，

幾乎是跳了起來的樣子。

在自己家的發白的屋頂旁邊，他馬上又發見了周愛鈴家的兩排屋頂，在整個的小莊子裏，好像只有這兩所房子存在着，特別高，特別發亮，其他好像是再沒有別的房子了，別的房頂都是灰暗的，不顯眼的。

這時候從那小房子的屋頂上，慢慢地升起來一股灰白色的炊煙，順着風向他這邊彎彎扭扭地飄過來，像一個打招呼的人伸出來的一隻大手。李興杰猛地驚醒過來：「我爲什麼要想這些事呢？」他覺得自己好笑，看了看四邊都沒有有人，彎下腰提起背包來，拍了拍土，往肩上一甩，就走下坡去。同時，心裏又觸着他父親的那個問題，他覺得思想又一陣沈重起來。

二

在自己家門外邊不遠的地方，李興杰看見了自己的父親李隆。他只看見了老頭兒的背影，還怕是認錯了人，沒有敢大聲喊，緊走了幾步趕上去，老頭兒一回身正打個照面。

老頭兒的樣子蒼老得多了。洗補過的氈帽底下，露出來的白頭髮又多了不少，鬍鬚幾乎全白了，眼眉毛裏也夾雜着一些白色的和枯黃色的眉毛。也許是因爲背駝得更利害了，他

的身量比李興杰腦子裏所記得的好像是更矮小了一些，臉彷彿變得更窄，眼睛也更加睜細了。但是在老人的臉上，因為更老，更衰弱，却有了一種更和藹的表情，大概是又掉了幾顆牙，說起話來一張開嘴，也天然帶着個笑模樣，使得李興杰心裏忽然生出來一陣可憐他的感覺。

老頭兒看見兒子，楞了一下。是沒有收到那封信，還不知道兒子可能回家呢？還是看了那封信以後，對兒子有了意見呢？李興杰只看見他嘴唇微微抖了一下，細聲細氣地說：

「你來了，來家裏吧！」像是怕別人聽見似的，老人輕輕嘆了一口氣，又小聲說：「你媽身體不大好。」

李興杰不知道說什麼好，默默地隨着父親走進門來，門也像是矮了一些，院子也像是狹了一些，過去他們踏着板凳摸家雀的地方，現在看起來，差不多蹣跚腳就能夠着了呢！

老頭兒走在前頭，一邊走，一邊咳嗽，彎着腰走得特別慢，有時候還停一停，但是也不回過頭來看兒子，好像是在心裏考慮着對兒子要說些什麼，又說不出口來似的，始終沒有說一句話。

過道裏亂七八糟地堆着幾個破筐子和一些亂草，只閃着一條很窄的來回可以穿過的狹路，還有幾團繩子橫七豎八地扔在地上，三四隻禿背的老母鷄在用爪子扒着角上堆起來的

糠，弄得滿過道裏都是。老頭子費力地趕走了鷄，從地下把繩子檢起來放到筐裏，嘴裏不住地嘟囔着。

李興杰把背包拿下來提在手裏，站在父親後面，覺得老人家有點可笑，想幫着動動手又插不進手去。現在他才開始覺得處處都有了變化，這個家一點也不是他心裏所想的樣子了。也許是他自己變了吧？這個他沒有詳細考慮。但是他準備好了的，思索過許多遍的話，預備見了老人家講的，在這樣情況下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了。他原想：如果他父親硬不接受自己的意見，他可以和他鬥爭，吵起來鬧翻了也好，如果父親表示虛心接受了自己的意見呢？那他自然也要檢討一下自己的態度方式方面有哪些不够好的地方，也要徵求父親對自己的意見，可是想不到見了面以後，他父親是這樣蒼老，衰弱，而又什麼話都不講，這就叫李興杰不知道怎麼開頭才好。

院子裏擺着一盤破耙，像是剛收拾過還沒有收拾好的。老頭兒又去扛起來，擺在過道裏。李興杰注意到他在扛耙的時候臉都累紅了，腿微微抖着，還有一條腿像是有點兒癱着的樣子。

「他爲什麼不說話呢？儘搬弄這些東西幹什麼？」李興杰心裏想，自己走進房裏去。大樁在炕上躺着，看樣子倒不像有什麼病，只是更加黃瘦了些。一看見兒子進來，臉上

的皺紋都舒展了許多，馬上就從炕上下來了，動作還像一個年輕人那樣敏捷。李興杰問她什麼病，她只是說：「不碍事」，馬上又忙着倒水，又忙着拿飯。李興杰說他在路上剛吃過飯，也喝了不少的水，現在什麼也不要，大媽却總像過意不去似的，忙來忙去，終於找出了一大盤子花生來，說是李興杰的妹妹不幾天剛送來的，擺在矮桌上叫他吃。

李隆也進來了，在矮桌子另一邊不聲不響地坐下來，桌子上的花生他也像沒看見一樣，還是不說話。

大媽看見兒子回家了，精神百倍起來，一邊忙得不可開交，一邊從最細微的地方注意着兒子的一舉一動。她看出來兒子的臉色白了一些，也像是胖了一些，她想：「這大概是在醫院裏住着的緣故，但是氣色到底是有點虛啊！以後可不能讓他幹累活。應當給他什麼吃呢？每頓飯兩個雞蛋，自己的雞下的蛋也够了，春天再孵一窩小雞……」這樣想着想着就想遠了。忽然她又想起一件最耽心的事來，故意叫兒子到外邊去抱把草來，當李興杰一跳就出去了的時候，她喜得自己也幾乎跳了起來。她是想看看兒子受傷的左腿是不是還碍事，是不是還能看出癰來。兒子還沒到一分鐘，就抱了像小囤那麼大一抱草來，擺在她面前的時候，她還儘在自言自語地說着：「不碍事，不碍事……」

大媽竭力想使兒子剛回來的時候家裏的空氣熱鬧一些，總是不住嘴，盡扯些東鄰西舍的

閑事，誰家又生了小孩啦，誰家的閨女又出了門子啦，誰家的母雞又下了雙黃蛋啦等等。李興杰却無心聽這些事，只是隨着大媽說一句他就嗯一聲，心裏並沒聽見大媽到底講的是什麼。他只是想着怎樣對父親把問題談出來。

過了一會，李興杰覺得對這個新環境習慣了一些，心裏也安靜下來了，終於還是他把話提了出來。

「爹，我給你的信你收到了嗎？是一個多月以前寄來的。」

他兩眼直瞅着他爹的臉，心裏猜不透他爹是想的什麼，自己只管暗暗地着急，他在心裏說：「你有啥意見，你可說啊，你就算罵我一頓也好！」儘着這樣想，大媽又給他端了碗水來，他也沒看見。

老頭兒却還是帶着那種愁悶的樣子又一楞，像是沒大聽懂他的話的意思，慢慢地低低地說：「早收到了。」又輕輕地嘆一口氣，嘴又閉上了。

大媽聽了老頭兒的話以後，馬上手忙腳亂地又翻篋籬，又倒掬廂地去找那封信，又問老頭兒記得放在哪裏去了？老頭兒和李興杰却都沒大注意她，各人在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「那麼，我的意見你同意嗎？」李興杰停了一會兒又問，一邊自己覺得自己的口氣有點生硬，大概不像兒子對父親的態度了吧？可是不去管它，總得問出個青紅皂白來呀！

「啊！」老頭兒抬起頭來，用和藹的又像有點害怕的眼光斜瞅着李興杰，使李興杰覺得又有點可憐他。

「你是不是覺得我的意見有不對頭的地方？」李興杰不鬆口地又問。

老頭兒苦笑了一下，連聲音也有點苦溜溜地說：「你剛到家，先不談這個吧！住幾天你就知道啦。」

「他害怕談這問題了。」李興杰心裏想：「他是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了吧。」

大媽在旁邊插起言來：「你不是天天嘟嘟囔囔着要跟他講嗎？你看，孩子來家了，你又嚮不出一句話來了，你有什麼話不能對孩子談？」

「這些事你就別管吧！」老頭兒氣哼哼地頂了一句。李興杰很奇怪，他還沒見過他爹這樣硬地說過話哩。

大媽嘆口氣，不作聲了。她不願意在兒子剛到家的時候和老頭子吵起來。李興杰站起來收拾自己的東西，心裏却還是放不下想問個究竟。

「爹，參加農業合作社是對咱們也有好處的呀，幹活省勁，打的糧食又多，碰上個旱澇年成也還能集體想個辦法，不比搭棋強嗎？……」

「不用你跟我講，這些事我還不知道？」老頭兒沒好氣地說。